



832386

純甫古文鈔卷三

丹徒戴楫汝舟謨

重刻弟子規序

絳州李子潛先生著弟子規。楫爲子涵先生校刊其書畢。先生屬楫爲之序。曰。昔朱子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蓋其文三字爲句。又爲韻語。戶音祐。侯古切。上聲。下音戶。古韻讀。口其事又威儀之末節。故知爲教小兒語也。子潛先生依論語弟子章爲弟子規。凡八章。首章總序其目。次按孝弟謹信愛眾親仁餘力學文分章。口口亦三字爲句。皆爲韻語。共一百八十韻。一千有八十字。

純甫古文鈔卷三

一

便於童子誦讀。明白簡切。易知易行。所言者弟子之事。而成人之道。實基乎此信乎聖言之義。疏而蒙士之準的。已昔先生曾刊刻於高涪。口自序云。予計偕入都。與倭良峯楊毅齋諸君子訂交。見弟子規。其家子弟多誦之。予購以歸。課兒輩。訓童蒙。皆有成效。歲在乙巳。視事高涪。勸設義學。重校訂梓。頒各義學中。及先生爲銅山縣令。因板在江甯。遭亂無存。又重刊以教銅山士民。是書流布南方。而傳之浸廣者。蓋先生表章之力也。凡人欲有賢子弟者。父兄之情類然也。弟子規原本孔子教弟子之法。可傳於後世。其言簡而義該。雖終身行之不能盡。楫以爲童子入書塾。讀王伯厚先生三字經後。即可授讀。而爲之講明。

其義蓋爲父兄者誠得此規以教其子弟俾弟子當天性未漓時飮聞孝弟謹信愛眾親仁學文之訓童而習之終其身而可以不忘程功甚少而獲益甚大則是書之刻其有功於蒙養而可以化民成俗爲何如而凡有教子弟之責者可不體先生之意而服其教耶若子潛先生自著有此規外生平行事不少概見楫序其書未嘗不想見其人以爲是闇然自修之君子也

沈麟生云立言有體結構亦復謹嚴

友梅兄云辭意純粹法度精嚴

純甫古文鈔卷三

易書叢說序

予兄伯子召亭以習尙書經解有名。予年十八時從之學。伯子嘗謂予曰：解經者當博取諸家說，一權其是非，毋執成見而折衷於經文而止。後予每讀尙書，竊如伯子言，以爲讀尙書如此。卽讀他經書亦當如此。佩服斯言至今六年矣。然予雖治書中間更治易，竟不能卒業。伯子獨聚易書家傳註較同異，剖得失，不少間。錄積寸累成易書叢說四卷。予讀而言曰：鄉有先吾世而賢者，吾不知其詳。其子若孫若族俱在也。孰問則將應之。曰：問其子。子苟不類孫類，孰問則將應之。曰：問其孫。孫苟不及知孰問，則將應之。曰：問其族。族之不若其孫之親，孫之不若其

純甫古文鈔卷三

三

子之近固也。然有時問其子不得，乃得之於其孫。問其孫不得，乃得之於其族。事各有當理，各有合非，可以一端概論也。治經者何以異於是？伯子治經期於明經而已。凡說之合於經義者，無論其爲漢唐人之說與宋元以來儒者之說，皆錄取之。蓋博取諸家說，不執成見，折衷於經文而止焉。是伯子昔所以教楫者。楫請終事斯語，以讀吾伯子之書。

喬鶴儕先生云雋雅

張荷谷崇蘭云中一段昌黎筆意

兼有孟韓

姪熙元謹識

書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集解後

白鹿洞書院揭示集解。子涵先生令高淳時所輯。以教其邑弟子者。其書於揭示語語有解釋。並舉聖賢之言。明白易曉者為證。自序云。使覽者瞭然於為學之方。有所裨益者也。楫較刊是書畢。有感而言曰。白鹿洞書院。蓋唐隱士李渤故居。而朱子知南康軍所重建。載在朱子文集與年譜。則其地在江西之南康也。乃今他處建立書院之地。亦有白鹿洞何耶。如銅山縣雲龍洞是。有識者皆知其附會。然豈不以欣慕朱子。倣白鹿洞而為之名耶。夫朱子亦人耳。朱子所居之地。猶欣慕焉。而倣效其名。則何不學朱子之為人。尤為欣慕之至也。耶。夫學朱子之為人。我亦可以為朱子矣。後之人。不且欣慕我與朱子同耶。嗚乎。是在學者。有願學朱子之志焉已。

純甫古文鈔卷二

四

蔡父臣云白石道人云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斯文有焉

孫繡田云就閒處着筆意味更長

莊希祖云義蘊宏深當於言外求之

周子如云就白鹿洞設想以歛動之不拋荒題中間字指點

後生口諄諄善誘

書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集解後

讀書錄條貫自序

明代薛文清公讀書錄十一卷。續錄十二卷。原書隨手劄記。有卷數而不分類。自前明至

國朝諸選本。楫曾見之者幾十本。核以原書。大率本末上下。多不該備。得失精粗。亦多不致辨。其不分類者。固依舊重見錯出。不歸條理。分類者。所分之類。所編之條。亦多不的。從來既無善選本。而全書四千六百餘條。重複而淆雜。學者又難以徧讀。是不可謂非後學者之責也。讀書錄條貫十三卷。及續錄條貫十三卷。乃楫所撰次。去取大旨。一以朱子近思錄。取關於大體切於日用之意爲主。其原書語有複疊。輒比較其語理。同而意不

純甫古文鈔卷三

五

同。擇其意之切要者。存之。意同而語不同。擇其語之尤完善者。存之。所以去取。別有評語識之。此不載也。至於編纂之法。論道篇一言太極。先儒謂先生之學。以太極爲鵠。是也。道莫大於此。先生之學。亦莫遂於此。故以爲首篇。論道篇二。泛言道。如理氣之類。論道篇三。專言人道之大者。論道三。及爲學一分。載先生言性之語。最詳。先儒謂先生之學。以復性爲主。故與言太極之語。俱詳載之。且以原書言性與太極最多。故也。爲學篇一。總言爲學之事。爲學篇二。言致知格物。爲學篇三。言正心誠意。爲學篇四。言修身。明倫篇。言盡倫之道。應物篇。泛言待人之道。明倫應物。大學八條。目。所謂齊家者。在其中矣。政治篇一。言居官臨

民之事。政治篇。二言帝王治天下之事。此卽大學所謂治國平天下也。終之以辨異學觀聖賢二篇。凡先生切要之言。以十三篇名目括之。無遺漏也。且也一篇之中。又爲之比類分條。次其義意。俾相連貫焉。所連貫者。又爲之次。其反正淺深先後焉。又爲之次。其一篇所連貫之先後。而篇必有序焉。此輯之所以爲條貫者也。輯究心於此。八年之久。誠不敢謂有功聖學。然先生之學。上接程朱正傳。有明以來。學者宗之。著此一編。使從事正學者。易於誦習。或庶幾有補於前賢之萬一云爾。書成。將付梓。爰序其顛末。以就正於有道之君子。

喬鶴儕先生云謹嚴有法

純甫古文鈔卷二

六

孫繡田云讀一序而全書在目此序文正則

友梅兄云樸而實雅前人性理書序似此文亦不多見

書歸震川歸氏二孝子傳後

傳爲震川文之佳者。故陳其年姚姬傳李邁堂諸人。選震川文皆錄之。予嘗疑其文云。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終身句不可解。及檢震川集。乃知原文與諸選本不同。諸選本刪改此文。至二十餘處。孝子繼母爲太倉娘。原文太倉娘三字七見。諸選本悉改易。令渾去。此終身句。蓋刪改時去太倉娘三字。忘卻增添其母二字。致後之讀者。以終身怡然爲指孝子而言。於是乎震川之文。文理爲不通矣。然此文他刪改處。較原文遠勝。蔣以忠震川集序云。先生文始刻於建州。又刻於玉峯。據此則震川專集刻本不一。諸選本或據他刻本。震川所自改定。或能文者之刪改其文。俱不可知。獨此句之誤。諸家皆不知之。他人不論。雖深於文章之事。如姚姬傳亦習焉。而不知之。此可見論文讀書之難。而學者不可以鹵莽從事也。

友梅兄云於陳姚諸人忽焉不察之處尋繹而發明之以正其誤昔人云讀書不放一字過弟誠有焉

純甫古文鈔卷三

昔雜文于嘗錄其文云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終身句不可解及檢震川集乃知原文與諸選本不同諸選本刪改此文至二十餘處孝子繼母爲太倉娘原文太倉娘三字七見諸選本悉改易令渾去此終身句蓋刪改時去太倉娘三字忘卻增添其母二字致後之讀者以終身怡然爲指孝子而言於是乎震川之文文理爲不通矣然此文他刪改處較原文遠勝蔣以忠震川集序云先生文始刻於建州又刻於玉峯據此則震川專集刻本不一諸選本或據他刻本震川所自改定或能文者之刪改其文俱不可知獨此句之誤諸家皆不知之他人不論雖深於文章之事如姚姬傳亦習焉而不知之此可見論文讀書之難而學者不可以鹵莽從事也

書姚石甫東溟文集惜抱先生行狀後

行狀云。四庫館啓。選一時翰林宿學爲纂脩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入局。又云。館局之啓。由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世所未見。告之于文襄。奏請開局重脩。既而奉

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脩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以爲空疏。揅擊訕笑。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云云。

余謂當時諸公皆名士而非儒者。是以厭薄宋元以來之儒而揅擊訕笑。其於宋元來儒者固無當也。抑非特無當於宋元諸

純甫古文鈔卷二

八

儒。又。使。後。之。學。者。習。聞。其。說。皆。以。儒。爲。可。厭。薄。相。率。而。出。於。揅。擊。訕。笑。不。知。其。非。儒。者。之。爲。之。也。此。惜。抱。先。生。之。所。以。往。復。辨。論。也。

雷翠庭楊園先生傳云。時黃太冲方以紹述戴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儒者也。此文蓋用其語。自記。

友梅兄云。此文與王介甫讀孟嘗君傳異曲同工。

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入局。又云。館局之啓。由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世所未見。告之于文襄。奏請開局重脩。既而奉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脩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以爲空疏。揅擊訕笑。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云云。

心學小印序

上元喻子勻見同人有小印上刻戲文購其石磨去之囑王子
涵刺史擇儒先格言重鐫爲印刺史如所請每印爲文凡八四
字爲句如箴銘之類其文另有疏解印十有二文九十有六字
輯校訂是書序之曰吾心其猶此印乎心如是形諸事未有不
如是者猶之印如是印諸紙未有不如是者心也者其事之本
乎抑以此心印古昔聖賢之言吾之心往往與聖賢不相似學
者能卽此心與聖賢不相似之處辨別其公私理欲審去其異
而必求其同以與聖賢相印證如此則聖賢可學而至矣又此
印去戲文而爲格言特一轉移間耳則學者之欲遷善改過者
當視此也書成楫於是識其語以自警且願與同學者勉焉是
爲序

純南古文鈔卷二

九

周子如二云觸處見道與易象相似

莊希祖云此文亦有微旨

凡風俗人心之美惡皆積習爲之。地方有惡習積數百年之久而後甚。其甚也有人焉革去之。則數十百年之惡習一旦廓清。如沈疴之去體。設無人革去其習。則愈久愈甚。無所底止。而其弊至於不可勝言。吳俗信鬼。從古已然。而高澹尤喜迎神賽會。有白猴五猖先鋒太保諸名目。每年費白金以數萬計。民困滋甚。內鄉王子涵先生。權篆高澹時。出示禁止。諭令原有田產租息。各就其地。設立義學義倉。數月間。卽革去其弊。高澹之民始而疑。繼而信。終且喜。蓋民雖愚而甚知以游戲徵逐之神會。易而爲讀書習禮之義學。荒誕無稽之神會。易而爲凶荒有備。

純甫古文鈔卷三

十

之義倉。民固未有不願爲此之有益而願爲彼之無益者。特相沿已久。在上者無人焉爲之禁止。則民亦遂安於習尙之非而無可如何。而先生權篆高澹。數月間。卽已革去其舊習。其事爲難能而可貴也。夫先生是舉。固有甚不得已者也。張子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高澹之民如醉如狂。惑於鬼神。而不用力于人道之所宜。先生憫焉。是以會名甚多。惟恐其不能遽禁也。而通稟上憲。俾其事不可以中止。學倉旣設。惟恐其不能歷久也。而具詳立案。俾向後不至于弛廢。惟恐法制之未盡善也。而借會爲名者。許以隨案更正另行註冊。惟恐規約之未盡遵也。而周歷巡視。量度其虛實。考驗其

功過觀輯畧之書苟非有不得已於中者曷爲如是之周詳而切至也嗚乎卽高渚一邑而推之天下之大當今風俗人心之積習可爲世教之隱憂者亦尙有人焉爲思所以轉移而維持之道也夫

銘東屏云措語深醇行氣緊密是北宋文字

孫繡田云確是高清義學義倉非他處所可移用故佳

周敬甫云凡風俗人心之美惡皆積習爲之明乎此則知移

風易俗非難事矣

柳翼南榮宗云妥貼排奭

醫畧序

吾邑二十年來爲經史詩古文辭之學稱名當世者多有其人然其尤爲同輩折服而無異辭者惟吾亡友陳君敬廷而蔣子寶素則敬廷所嘗推重者也寶素生平好讀書託於醫以自見楫猶憶曩者訪敬廷值寶素亦來談論踰時寶素論醫欲著書敬廷答之以爲著醫書較著他書難後數月敬廷病死而寶素著醫畧八十一卷閱十數年乃成先刻十三卷行世屬楫爲之序夫楫亦焉能序寶素書哉楫素知醫道之難每過寶素顧未嘗與言醫懼夫強不知以爲知而爲寶素所不取况寶素承其尊甫椿田先生及王九峯先生之傳積數十年聞見體驗之功爲此書其議論根柢經史與內難傷寒諸書於河間易水東垣諸家書病名之不正者皆爲之辨正以補前人所不及而示後學於無窮苟學有未至豈可輕率讀之自以爲能識其是非得失而深悉寶素之學哉然里人凡有篤疾寶素治之因病議藥往往應手愈楫以此知醫畧非空言之比而爲醫家所不可少之書也昔敬廷嘗爲楫言寶素數推服其醫學使敬廷在及見寶素醫畧之作其激賞是書而稱道不置爲何如也

銘東屏云明潔如秋雲之卷舒

師友遺言序

師友遺言一册。前明歐陽先生國占。師友所與書札。其五世孫懋德。所掇拾搜緝也。册內書柬共八十有六。作者三十三人。楊文襄公一清。得十二篇。其子紹芳五篇。餘亦多一時鉅公。按册首懋德撰。公行畧云。公於文襄公爲姨甥。幼喪母。依文襄公受學。正德戊辰。文襄與劉瑾忤。矯旨逮繫獄。國占奮不顧身。抵京師。上書家宰王公守溪。又見李公西涯。爲幹旋。事獲濟。文襄門下士官京師者。皆賦詩爲贈。而康對山有蘧菴先生得一歐陽君而安。吾萬萬不如歐陽君之語。則當時諸公。所以重先生而往還不倦者。蓋欣慕其行義之高而然也。懋德五世孫曰靜菴者。序云。丁巳春。予出村東巷口。見一嫗一童相挽竹籃內皆朽蠹書籍。將付諸火。予翻閱得此册。與之錢七百。攜歸。夫國占師友之書。束去懋德之世遠矣。而懋德搜緝之懋德之搜緝去靜菴世又遠矣。而靜菴購得之從茲以往。世世子孫敬守焉。而勿失無疑也。抑是册也。其不知則爲此一嫗一童之將付諸火。其知之則爲靜菴之購求以歸。而傳與不傳繫之歐陽氏一家師友之遺言如此。况六經四子先聖賢之遺言乎。學者觀於此。知所以自處。而於先聖賢遺言不至若老嫗村童之罔知珍惜。而棄之如遺。是則古昔聖賢之傳所重。賴於斯人者已。

柳翼南云文有蟬蛻風露絕去塵氛之意最是不易

梯雲閣印譜序

吾鄉余君潤生工刻印。寓居海陵。予適至海陵。潤生偕門人左子蓉過予寓齋。出所爲梯雲閣印譜四卷。乞序。予辭之曰。予於篆刻之事。未知其深。何可爲潤生序。斯譜子蓉乃爲予言。潤生習此有年矣。先是潤生因粵匪之亂。避居西鄉。值九華山營潰。潤生倉皇出走。他衣物皆棄置不顧。獨載其所爲印石千數。與俱。曰。此吾學所在。不忍棄其篤志如此。夫不以倉卒之變而棄其平日之所學。古之人未嘗不如是。而世俗人或非笑之。以爲迂濶。此其所以成毀異也。予深嘉潤生之篤學。愛其篆刻之工。因求得其手鑄二印而歸。其譜並述子蓉告予之言於簡端。

純甫古文鈔卷二

十四

友梅兄云。不以倉卒之變而棄其平日之所學。是吾弟自道。語文舉此立論。卽小可以見大。

論余君篤志處頓挫古宕自然神妙。姪啓文謹識

東牟守城紀畧序

吾兄友梅觀察生平好講求經濟。每談論天下事。及戰守禦敵之道。確可見諸施行。人未之異也。咸豐十一年秋八月。南捻自沂州將竄入登州。境時友梅守登州。已奉母諱。候代而署。府未至。不得已。素服視事。閱四十餘日。而賊退。今觀其籌餉練兵。設防擊賊。倉猝之際。指揮布置。俾登州危而復安。自非置此生於度外。而又有應變之才。其能如是哉。少梅姪朝夕隨侍。目睹情形。紀錄其事。爲東牟守城紀畧。俾吾兄政蹟不至湮沒。後之人又可以取則焉。亦可謂能子矣。予讀竟。蓋不勝欣慕。爰因少梅請而爲之序。

袁敦齋祖安云行文有逸氣又有實際非名手莫辦

士之習時文試帖詩務博取科名者所在皆是。至於古文詩歌詞賦之類，千百人中爲之者恆無幾人，其爲之而有得者，其人愈無幾爲之，而有得矣。又舉世無識者，言而無聽，唱而無和，獨行而無徒，吾恐士特立之難爲也。前輩之有學問而好獎勵人者，蓋爲此之故。今之人異是矣。然予之友朋多見及此者，其尤爲予所心折者，則吾友陳介眉其人而已。介眉於儕輩有一藝之長，輒稱譽之不置，而其詩文皆非時人所能及。去年出其古今體詩名劫餘草者示予，予讀之，雄健磊落，多近古之作。今年予又得讀其駢體文，其大篇俊偉瑰奇，多與時事相關，短篇亦清婉溫麗，無失體裁，蓋矩矱前人，而又深造自得，乃能如此。吾謂文章家近世不多見也。適介眉哀輯所作屬予爲序，予以爲文章高下有一定之論，介眉詩文之工，識文者皆知之。若其生平樂道人善之，誠心不能自己者，人未必盡知也。因論序其文，並及之爲吾黨之士勸焉。

筆情高逸淡而彌遠，令人尋味無窮。

受業姪燮元謹識

柳寄吾道情序

予內子世父柳翁寄吾人多稱之爲善人一日語次出其所爲道情屬序楫辭不獲乃序之曰昔吾夫子言君子有三戒曰在色與鬪與得而釋道二氏亦戒貪嗔癡之類夫無欲非道人道自無欲始薛文清語儒與釋道異同之間難言之矣且人欲之橫流也翁乃欲以此道情數十首謂可使沈溺者聞之如醉者之忽醒夢者之忽覺而返其所爲哉雖然有說焉凡人不同則言不同言不同則悟亦不同何者吾之爲人言也視其人深者與言深淺者與言淺言之深淺視人之深淺則從同吾之聞人言也視其言深言淺悟之淺言深悟之悟之淺深視言之深淺則從

純甫古文鈔卷二

七

異翁欲世人寡欲息爭又欲其知愚共曉也而以道情爲之勸殆所謂與淺人則淺言者歟然言有深淺而理則一雖淺言知言者以爲可深悟蓋翁道情之作其合於儒者與否誠不敢知然於儒與釋道同戒之意猶有當焉是則翁用意之善也夫

銘東屏云淺深二義極新警章法亦勻淨

孫繡田云同異兩層非善讀書知言者不能道

周子如云語有斟酌能不失儒者身分

推衛風深則厲淺則揭之意衍爲是篇雖鄉曲應酬之作亦原本經義如此叔父之文於是乎爲不可及也

好調元謹識

題讀書秋樹根圖

內鄉王君子悟子涵大令弟也。繪讀書秋樹根小照屬題。予曰。讀書之樂大矣。然若不知讀書之味。則不能知讀書之爲樂。君取杜甫孟氏詩句爲斯圖。其知讀書之味者耶。抑吾以爲非獨此而已也。人生斯世。若平日追隨父兄。無子弟之過。俯仰天地。無愧作之事。父母妻子室家完聚。田園耕種。衣食粗足。終其身可不問外事。自少至老。心中曠然。無一物可以撓其天閒。暇時則手持一編。與古人相晤對。此其爲樂。夫豈富貴所能易乎。君將從事於讀書。而繪圖見志。予故極言其樂。以爲君勸。從茲以往。君讀書之功。且與時俱進。不止若杜甫之咏孟氏兄弟矣。君其勉乎哉。丹徒戴楫題。

純甫古文鈔卷二

七

喬鶴儕先生云。真能讀書之士。方能作斯言。

淡泊有至味。此古文中章柳五言詩也。弟叔諱

目錄之序。北宋大家惟曾子固最優。集中諸序如重刻弟子規之謹。嚴易書叢說之高。古書朱子揭示集解後師友遺言之神韻。讀書錄條貫之朴雅。小學小印之名貴。高濂義學義倉之醅。茂柳寄吾道情之新警。題讀書圖之澄澹。各擅勝場。政使昔人不得專美於前。受業姪變元謹識

純甫古文鈔卷四

丹徒戴楫汝舟撰

寄唐鏡海先生書

三月二十九日。戴楫頓首。奉書鏡海先生閣下。楫前歲刻有讀書錄條貫十三卷。家友梅兄攜至海州。就正許石華先生。石華先生謂友梅云。當今大江以南。爲此學者。唐鏡海先生一人而已。家兄因轉託石華先生。送先生一部。回鎮時。備以此言告楫。楫識之於心。不敢忘。知海內講正學者。有先生在也。自乾嘉以來。士懲明季學者流弊。以講學爲諱。一二先達鉅公。復高語漢學。薄宋賢爲空疎。承學之士。一倡百和。爭相倣效。宋明諸先正

純甫古文鈔卷四

一

遺書。率廢置不講。甚且加之掊擊。是以數十年來。士習卑陋。風俗澆漓。愈趨愈下。不知所極。學術之衰。其弊一至於此。楫每一思念。未嘗不慨然長嘆。先生以體用兼備之材。從事正學。楫竊以爲當此之時。有大賢君子在上。倡明古昔聖賢之學。使學者猶知有正學一脈。此世道之幸。生民之福。楫所爲聞許先生之言。輒喜不自勝。蓋非特爲楫之有所折衷而已也。楫去歲擬省試時。謁見先生於講院。後因鄉試改期。十月天漸寒冷。未來就試。有願未遂。至今歉然。今年二月間。兩淮分司某公。聘石華先生至揚州。見家兄。具述先生前有書寄石華先生。獎借逾分。以楫爲有志之士。楫聞之。且感且愧。夫楫雖於先正論學之書。研

究。有。素。至。於。躬。行。踐。履。輒。苦。無。賢。師。友。之。助。作。輟。不。恆。又。以。困。於。流。俗。竟。不。能。專。一。其。心。志。於。所。學。以。庶。幾。有。成。此。宜。先。生。長。者。所。不。屑。教。乃。先。生。已。許。爲。有。志。者。或。亦。以。楫。爲。於。舉。世。不。爲。之。時。故。善。善。從。長。亟。爲。稱。許。使。楫。益。知。所。勸。勉。是。乃。大。君。子。與。人。爲。善。之。至。意。顧。楫。何。敢。當。焉。楫。惟。有。自。今。以。往。益。奉。文。清。爲。標。準。藉。以。日。進。於。善。改。去。其。非。求。不。負。知。己。者。之。賞。識。所。先生。忘。其。駑。下。而。教。之。也。又。前。書。止。有。前。篇。無。續。篇。今。特。將。全。書。寄。上。其。中。訛。錯。處。並。所。指。示。使。楫。可。改。正。幸。甚。伏。惟。起。居。萬。福。戴。楫。頓。首。

周波甫云曲折無不盡之意尤難其誠懇之氣溢於行墨望

純甫古文鈔卷四

二

而知爲有道之士

張墨仙云君子以虛受人作者有焉行文亦復肫誠樸屬

謝吳鴻生觀察書

鴻生先生閣下。前承先生信。知郡尊豫粒民先生。徵楫來省。優待甚至。復蒙賜香亭先生制藝。楫歸家。雒誦再三。真一代大手。繼望溪牆東諸老後。楷模當世。無可疑者。楫賦性迂愚。祇以於前賢論學之書。少知向往。制軍立夫先生。徵起金陵。爲同人講解。楫緣家中。尙有館事。恐須料理。未卽應承。慚負制軍厚待之意。何可勝言。且楫之從事於前賢之書也。亦不過自適其性而已。豈遂敢出而問世哉。乃鏡海先生。因一見其書。而薦楫立夫先生。因一薦而急欲見楫。先生因一見而不忘楫。此其獎誘後進。培植人材之意。雖欲不謂爲古人之所爲。豈可得哉。但楫實愧不能當耳。楫從事於學。不爲不久。研究體驗。亦頗有年。然容止辭令間。嘗自覺其輕躁而不衷於道。及來金陵。見先生和厚謙遜之度。之見於容貌辭氣者。竊嘆服爲不可及。故楫亦一見而不能忘先生也。楫秋間方來金陵應試。先生已升河道。不久當去。未知何日得復侍左右請教也。某月日戴楫頓首。

張墨仙云讀此文其辭氣之謙遜而不失輕躁亦具可想見

某月某日。戴楫頓首奉書孟慈先生閣下。前月柳榮宗及家兄棠來揚。謁見楫。以館某氏。不及知。是以不獲與諸人偕。家兄回里。藉悉先生形容步履。大約如舊。心甚欣慰。家兄具述先生並詢楫近况。可感也。楫請得以楫之近况與楫近日所學爲先生具陳之。楫自先生去後。受知邑侯熊民懷先生。賞楫四書文。拔置前列。其年以此院試獲售。是後已三就省試。歲歲藉課讀爲治生計。同里能文諸君。踪跡漸疎闊。楫亦自厭苦爲文字積習。纏繞然。楫回視曩日。似覺所見漸與世俗異。楫有詩云。與世來往稀。讀書見古人。古人務聞道。羞以文辭鳴。蓋楫言志詩也。楫

純甫古文鈔卷四

四

明年館某氏。童蒙三人。館地去家遠。然不宿館。去書齋數十步。有僧寺。曰潮音洞。除守門三數人。外人跡罕至。寺有樓倚鎮屏山背。登樓一望。長江如帶。居民萬家在其下。楫已定棲宿是間。取數年來所治明儒河津薛氏書。於晨夕無事時。誦習其文。攝其精要。分立篇類。次其先後。而條貫之。勒成一書。昭示來學。至於諸經。楫近習毛詩。凡說詩家。多溯源毛鄭朱子。三家蓋互有得失。楫亦思積累意義。別有譌述。且夫聖賢相傳之道。在書治其書者。以明其道也。故以求道之心治經。則經明。而道亦以明。以求道之心治昔賢論道之書。則其書賴吾以明。而其道亦明。卽古昔聖賢相傳之道。在其書者。皆賴吾以明書之道。卽吾身

與天下之道也。由是反求諸身，則道不遠矣。楫邇來所見如此。祈先生教之，使有進也。抑楫嘗與人言：昔先生主講吾郡，一時講院諸人，指柳榮宗、陳搆、謙諸君而言。經術文辭，皆有以自表見於世。是亦可見先生賞識之非偶然矣。其在於楫，敢不朝夕奮勉，以古人自期待。進將有爲，退必自修，以無負知己者之望乎哉！伏維起居萬福，戴楫頓首。

銘東屏云：後幅精富通篇氣亦舒展。

周弼甫云：切實處皆心得之語，於震川神似。

段慶安云：後幅固是不磨之論，然中幅尤見作者於儒先之書用功深沈處。

純甫古文鈔卷四

五

劉子恕成忠云：後幅議論固精，余尤愛其前中敘次處直樸婉曲極其可味。

少谷先生惠覽。前承先生臨別贈言。勸以少話言。多讀書。又云。人有長。當取其長處。不可求全責備。楫已書之座隅。當韋弦之佩。嗣接讀與子涵先生書。知於二十七日起程。三十日至署。中途患痢。未痊。甚爲懸念。祈加意調養。爲斯道珍重。又先生臨別時言。吾輩知有此學者。多以此受困。楫以爲困不足慮。在乎其人。有所以處困之道。若處困得其道。極之千辛萬苦。而真性仍自不渝。久之。天地鬼神鑒其如此。亦必有悔禍之心。而使之不終於困。阮楫自志學以來。遭逢世難。不一而足。將來尙未知能免與否。然所恃者。以爲果能事事揆之於義。卽當窮困之

純甫古文鈔卷四

極。仍然欲致命遂志。期於理得心安而止。則凡事到手。水到渠成。當亦無甚難處之事。蓋天窮人困。二者交至。豪傑之士。正於此見真志。願真本領。古之人所以能大過人者。實在乎是。惜尙來尙未窺此。詣今方知之。爲晚爾。楫直抒所見。質之先生。不知何如。道遠會稀。祈常賜教言。使得有所遵守。幸甚。專

銘東屏云。力行有得之言。

范雨村云。文多見道語。

張墨仙云。不爲天窮人困。是何等身分。

劉子恕云。直抒所見。無意爲文。而文章法度自因之而生。

再與聞少谷書

少谷先生足下。前接六月二十日手書。知日讀朱子全書。大旨
在針砭自己病痛。先生工夫。如此近裏著已。楫不勝佩服。楫在
徐日久。子涵先生。禮接有加。甚爲可感。邇來亦自覺學問似有
進步。然如來教所云。聞道見道云云者。獎借太過。非楫所敢任
也。楫自六月。卽患痰喘之症。喘症纔愈。隨又患瘧。瘧止。咳嗽特
甚。至七月間。方愈。楫自診兩手。從前洪數之脈。今已漸就平緩。
多胃氣矣。醫書云。四時之脈。皆以胃氣爲本。咳嗽而脈洪數。是
爲心火刑肺金最忌。若此脈不退。則病不得愈。今洪
緩。故知咳嗽當愈。若善自調養。不久當眠食如舊也。楫年近
五十。故書雅記。日漸遺忘。患病以來。久不讀書。然病中取讀書

純甫古文鈔卷四

七

錄條貫第六篇。默自循誦。似有所得。蓋是篇所編文清之語。分
而爲三。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而克治又分而爲四。曰無物。曰
無欲。曰無私。曰無妄。楫間中偶一體察。竊以爲天下之物多矣。
然物何自而有。有於欲也。無欲則無物矣。欲何自而有。有於私
也。無私則無欲矣。私也。欲也。物也。皆妄也。不知其爲妄。而以爲
真。於是乎不以禮義克其私。而私生。欲欲生物。私欲物。三者觸
處皆是。爲此心之累。若知其爲妄。而克之。以禮義則私欲物三
者不生。亦焉能爲心累乎。夫是三不能爲心累。則心安。心安
則心無病。心無病而身病。斯外至之病治之易耳。楫之所學
於文清者如此。竊願奉其書爲終身師資。而不暇及乎其他焉。

文清朱子嫡傳先生日讀朱子書有得亦可稱述一二爲楫指
示迷途否乎病後草此奉復祈賜教爲幸某月日戴楫頓首
范雨村云可以養性可以攝生勝讀靈素諸書

周敬甫云剖晰物欲私語必造微非真有所得不能爲是言
文亦廉謹無贖語

段慶安云與前書皆學道有得之言不可僅作文字觀

友梅兄云心無病而身病斯外至之病治之易易真見道之
言一再讀之覺昔賢所謂尋孔顏樂處者可於此彷彿遇之
與昌黎與衛中行書相伯仲此集中造極之文弟校讀

純甫古文鈔卷四

與左甘谷書

甘谷老友足下。楫與足下朝夕過從。至今已三年。楫每見足下好議論。程朱在他人楫可聽之。至於足下。楫不忍默默無一言也。所言當否。惟足下留意。楫少年時。見周張程朱五子書。與瞽者獲見日月之明。無以異。遂毅然欲見諸行事。人之見者。輒怪之。居於家。家人怪之。適市一市人。盡怪之。以爲狂也。楫以此不能安其身者。數載。至於今。每一迴憶。未嘗不自悔恨。所學之無成。爲可惜。然程朱之書。猶常常讀之。識其美。不敢輕議焉。夫前人一時之說。旣未必自以爲定論。則正其說之非固亦前人所樂受。然若不知其說之本。未嘗非與非。而有其所以非之故而

純甫古文鈔卷四

九

議論之間多輕薄前人之意。而持論不平。是亦學者之大過矣。閻氏百詩曰。人當爲宋儒諍子。不當爲宋儒佞臣。其言是也。楫口以爲宋儒經說暨平日論說之誤。不外數端。經書之義。若江海之深廣。程朱論說旣多。豈能無失。觀孟子集註。卽似不如學庸章句論語集註之簡而精當一也。朱子與人言。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甚做。在程子亦然。所以程朱經說或有義理是而失於考證者。二也。程朱門人述程朱之言爲語錄。傳述而失其意者不少。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則他人之有錯編。可知三也。程朱說之不能無誤。不外此數端。正其誤而出之。以和平亦未爲不可。若近世之人。乃

專好議論。程朱爾甚者。不惟摘其經說而訾議其學術。與其行爭。可謂不自知其分量矣。且夫不能取人之長而攻人之短。以爲能於並世之人。且不可。況古之人乎。於常人且不可。況古之賢人乎。以楫所見。學程朱者。無一人議論程朱者。則往往而是詞章家議之。訓詁家議之。並不爲詞章訓詁者。亦議之。可怪也。且人之所以議論程朱者。何爲也。哉。將與程朱爭勝耶。抑爲程朱之於道。有未合。經有未明耶。與程朱爭勝。則楫未知程朱之可勝者。安在爲程朱之於道。有未合。經有未明。則必我之所議論。皆於道合於經明。而後可楫。又未見其爲必然也。人之爲學。也有今。以爲是。閱數年後。乃識前此之爲非者。蓋是非之難遽

純甫古文鈔卷四

十

定。固如此。獨於程朱之說。見爲非。遂直以爲非。口不可易。何爲者。耶。曷亦俟異日。學問少進。心氣少平。然後出其言。以爲之論。定耶。抑或者已無定見。第見昔人之治經者。以議論程朱爲事。相沿至今。成爲習氣。以爲不如此。不足以肆然自異。博經學之譽。不辨是非。而附和之耶。昔吾邑有某氏。著經學書數種。平日好議論。朱子一日與其友。矜言人不可不治經。其友曰。治經若朱子。不能免。後人議論。故某不治。某氏曰。何傷。議論朱子。正所以尊崇朱子爾。其友曰。固也。但朱子之書。有後人議論之。議論朱子之書。更無後人議論之。爾某氏乃無言。則人之當思。厥以自處。而不在乎以議論程朱爲可以見其能。其亦審矣。狂愚之

言惟足下俯察而聽從之幸甚餘不宣某月日戴楫再拜

銘東屏云往復馳摯溢於簡端良朋進規之道如是

王子涵先生云篇中朱子之書有後人議論之議論朱子之書更無後人議論之數語最痛快議論程朱者安得不縮頭而退

段慶安云近代誹謗程朱者方望溪姚姬傳嘗闕之其言最痛快文筆力與方姚相抗而和平過之真衛道之言

柳翼南云為誹謗程朱者痛下針砭而出之以和平使人自悟其失有功世教

劉子恕云語語皆以婉約出之而婉約之中彌覺嚴峻此有

純甫古文鈔卷四

功正學之文

友梅兄云文亦深有得於孟韓不獨其意之美也

贈姚柳橋序

咸豐二年粵匪之亂予昆季諸人避居鄉村間各處一方不得常相見時予居東鄉之湯村予兄星門居丹陽之檀村相隔數十里獨聞兄常往來姚家橋與姚柳橋先生圍棋心竊異之去歲予游浙五月間撫軍吉公營潰湯村一帶居民紛紛遷徙予子乃因兄識柳橋先生因先生移至姚家橋家焉時予在浙予子尙幼凡予家移居事皆惟柳橋是依逮七月杪予返舍所居去柳橋家近朝夕相過從嘗與柳橋談論文藝出所撰述相質柳橋數有規益且謂予於古文有得勸予勿棄置不講予心折其言一日觀柳橋與星門兄圍棋柳橋謂予日子知棋請爲予

純甫古文鈔卷四

三

說棋乎予以爲棋之爲技固與兵法通者善棋者必思我如何布子彼將如何應再三審擇而後定及至終局又往往取兩人所着復置局上致思所以而知其勝負所在此其所以能棋也若今之用兵者其能如是耶不能如是是孫子所謂知彼知己多算制勝之道行兵者失之而獨棋得之可嘆也抑予竊觀近世文學技藝之事惟棋爲高出乎前人而後之學者莫能尙蓋其一時風尙所在而專攻於此者多也今粵賊蔓延數省國家之用兵不爲不久顧不聞有善於兵如古之名將者何耶豈天不生其人耶抑所爲講求而作興之者猶有所未至無以成其材耶予爲柳橋說棋並以此質之柳橋以爲何如也

周子如云借題發揮憂世之心最深杜工部志存禹稷亦如
此

純甫古文鈔卷四

古



五

鳳子吹云借題發揮戰憂世之心最淵杜工部志存禹稷亦如

贈醫士唐振千序

吾邑自經夷亂。至今纔十一年。而有粵匪之難。於是儒之無以爲生者。去而學醫。然醫之難。過於今儒者之業。學者不知其難。乃棄其平日所已嘗習者。而從事於所未習。有甫經數月。卽自謂能醫。而以人命爲嘗試者。儒風旣衰。而醫術亦壞。亦斯民生其時者之不幸也。邑東鄉有善醫者。曰唐君振千。其醫學遠有師承。且研究方藥之書。多歷年所。先爲兒科。後乃爲大方醫。閱十數年。猶未懸壺。而造門延請者。振千因病處方。輒應手而愈。昔人謂三折肱。知爲良醫。振千近之矣。且凡稱人之醫者。輒稱之曰醫道。謂爲醫有道。非謂習醫者可目爲方技。而置其人於

純甫古文鈔卷四

十五

道外也。竊怪前明歸震川先生。贈醫士張雲崖。稱雲崖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治人生死立效。又謂正德間。巨璫用事。雲崖游其門。夫雲崖有如是之學。亦何患道之不行者。而乃游巨璫之門。欲藉以自表。見其能震川身爲儒者。不知其非。又極口稱道。而見之於文。予不知其爲何說也。若吾振千。平日服習禮義。而喜與予輩往還。雖予之狷介。亦勉以近君子。遠小人。不妄與人交結。皆人所不能言。而吾道大節目所在。振千所以告予者如此。若在前明正德間。其不肯爲雲崖之所爲。可知也。則振千之醫。庶乎可以醫道稱之。而振千之人。亦庶乎可不僅以醫道稱之。而目爲方技之流也歟。

銘東屏云清無塵翳

范雨村云藉雲崖立論而振千之身分自見

周子如云前半針砭庸醫後半引入道字一落筆斷不爲詞費可見文品

純甫古文鈔卷四

十六

費可見文品

周子如云前半針砭庸醫後半引入道字一落筆斷不爲詞

范雨村云藉雲崖立論而振千之身分自見

銘東屏云清無塵翳

贈吳生序

今世人好稱諸葛孔明苟全性命之語自况者予竊怪之予以爲亂世治生愈益急然習人事者於天機遠其兼得之蓋難也吳生吾邑人避居江都之東鄉以畫爲業其畫各體皆能不肯少自休息積之多持就所知立售以此無求於人而自足作畫外不問世事終日閉門而已予意所謂苟全性命者惟是爲宜生顧伏首其中不覺也因書此贈之予家與生鄰近值長夏行村落間綠樹彌漫聽黃鸝聲甚念生可圖畫也

周子如云伏首其中不覺也言外之意涵蓄得妙

友梅兄云自然奇逸

純甫古文鈔卷四

純甫古文鈔卷五

丹徒戴 楫汝舟讓

周兆熊傳

周兆熊字輔臣四川成都縣人也咸豐六年由叅將升某協鎮在丹徒破岡子殉節先是咸豐三年粵賊破丹徒湖南提督余萬青統領鎮江水陸軍務立營於城東門外□京峴山去丹徒鎮七里嗣後幫辦軍務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來丹徒督師在城西門外九華山札營六年二月間賊從江甯竄出復破揚州繼又退出揚州復竄往江甯高資鎮爲賊出入經由之路大帥於高資設立六營令總兵虎嵩林統領而去九華山四里有破岡子另設立三營兆熊與某某三人分領之賊圍高資鎮吉爾杭阿往援困圍中不得出自殺高資營潰九華山營因吉爾杭阿死亦潰而高資賊與城內之賊合圍破岡子營於是某託言出外求救兵去某亦冒賊圍出獨兆熊爲死守計大開營門放空鎗警賊賊意我營火藥且盡爭出兆熊乃安置鎗礮度賊兵將近突然施放殺賊甚眾無何賊漸逼兆熊謂其士卒曰若等去我乎抑從我乎士卒皆哭曰願從大人兆熊於是令□營內四面皆置火藥徧滿冠服俟無何賊眾前來擒兆熊兆熊撲案罵而營內火已作兆熊及士卒等俱焚燒死兆熊守破岡子爲四月某日閱數日而死於難嗚乎其可悲也歟當是時高資暨九

華山。大營。相繼。失陷。賊遂竄。丹徒。鎮因。兆熊。與相持。得遲。數日。至。丹徒。提督。張國。樑。援兵。至。賊敗。退去。而。丹徒。鎮。獲全。識者。以。爲。兆熊。守。破。岡。子。功。焉。

段慶安云寫周君忠勇如生

柳翼南云序事生動

莊希祖云極有關係之文

純甫古文鈔卷五

華余脈江蘇音關廟之文

謝真南云氣奪其體

段慶安云寫周君忠勇如生

柳翼南云序事生動

莊希祖云極有關係之文

華山。大營。相繼。失陷。賊遂竄。丹徒。鎮因。兆熊。與相持。得遲。數日。至。丹徒。提督。張國。樑。援兵。至。賊敗。退去。而。丹徒。鎮。獲全。識者。以。爲。兆熊。守。破。岡。子。功。焉。

章芳傳

兩淮候補鹽知事章芳。山陰人也。咸豐三年二月。粵賊破揚州。芳闔門縱火。舉家皆焚死。芳死。無家屬。十一月。賊退。無人爲舉報。未得贈恤也。上憲某乃以爲不知處所而劾之。其鄰人有謝生者。怨芳。訴之。芳同官章憲文曰。賊人給某。許以到揚州。不害百姓。一過徑去。賊初到揚州時。不閉城。嗣後十數日。大兵至。賊聞大兵至。乃閉城。擄人去。居其館。芳於是時縱火自焚。芳家與予家接連。火延燒予家俱盡。生以此怨芳。憲文素與謝生相識。旣得生言。具問其他。與芳鄰近之人。與謝生無異辭也。憲文於是具以芳死事告予。憲文曰。芳居處在揚州小東門牛菜巷也。

純甫古文鈔卷五

三

戴楫曰。昔韓退之爲馬少監墓銘。以爲未四十年。哭其祖子孫。於人世何如。今不幸生亂世。有頃刻間。舉家亡滅。姓名湮沒。如芳者。其於人世何如也。然芳義不受賊汚。原其意。亦不爲賊汚。斯已耳。雖其身滅死而無聞。芳固無恨。憲文憐芳死。事不傳。乞予爲表章之。予因爲之傳。俾著聞於世焉。

段慶安云。闔門殉節無人舉報。乃得之怨者之口。則事可徵。信文甚簡潔。論尤慷慨激昂。章君無憾矣。

柳翼南云。醕厚而有法。章芳得此傳不死矣。

唐二傳

昔予嘗有事往丹陽城東見古廟壁間題識甚多予錄其文有云粵賊破鎮江有被擄之民葉姓塞賊礮通書大帥使進兵賊知覺殺之三人懸首於北門不知三人之爲何人也其後鎮江城復予採訪諸死事家亦無有知葉姓圖賊死者有蔡紹先者乃爲予言唐二之事紹先云屠者唐二於咸豐六年春糾集數十人欲開城東門迎兵入事洩與數十人俱被害棄屍於河又云事見大營探報予時在營中知之予因問唐二名紹先不知又不和二居籍何處知其業屠予意其爲丹徒人也嗚乎二以屠者爲國捐軀無知二者言其詳而所得止此可悲也二與葉

純甫古文鈔卷五

四

姓事相似予並紀之作唐二傳

杜詩云片雲天共遠文境彷彿似之受業蔡世佑謹識

文以逸氣勝當與歸震川並驅他作家無是也姪廣元謹識

尙書公家傳

公諱三錫字晉藩號羨門始遷祖萬十四公於宋咸淳間徙居丹徒黃甸村歷十四世爲公之曾祖遠卿公諱京鸞始居於城祖圖南公諱士鵬父理堂公諱紀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公少有經世志於古名臣大儒德業事功慨然景慕思欲效其爲人而不專爲世俗舉業之學故境益困而學益成乾隆丙午領順天鄉薦癸丑成進士以知縣用籤掣雲南親老告近改掣山西署潞城縣旋補臨縣縣稱難治公悉心撫字以治行稱甲寅乙卯充鄉試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嘉慶丁巳公引疾歸養是年九月丁父憂十一月丁母凌太夫人憂服闋引

純甫古文鈔卷五

五

見奉

特旨發往四川公自此在四川由縣令至總督皆有政績初至川署營山縣時蜀有寇警縣當四達之衝公守禦有方一夕得偵報賊將薄城公督率兵士登城固守賊尋遁去癸亥三月補南充縣期年署綿州□□知州州甫離兵火民多失業公至首勸農桑凡井堰陂塘藝植畜牧利民之事經畫罔遺嘗微服行鄉野間訪問民間疾苦有獄訟立剖斷案無留牘奸匪溷跡者訪緝立置之法民被簽役需索準其告發於是吏胥奉法奸宄潛踪州人有青天之號除夕有過境兵數百人聚博州役驟拘繫之眾闕至衙署勢將亂公剴切開導薄懲差役眾悅而散

乙丑升馬邊廳通判。改峩邊廳撫夷通判。峩邊事簡人稀。大吏知公長於聽斷。乃檄公至省垣。清釐積案。後公歷署資眉邛等州。知州成都府。通判每逢瓜代皆留省治獄。丙子八月公再署邛州。奸民黃子賢嘯聚亡命千人。約州試日起事。公偵知屆期。扃試如故。密擒獲。案具。大吏欲以軍功保奏。公不肯。祇請戮首。惡餘省釋。甚眾。是年松補茂州。知州公自山西臨縣至此。沈淪下僚者二十年。或以爲軼軻難堪。而公惟是勤於職事而已。其他弗恤也。戊寅四月公升甯遠府知府。歷署保甯順慶夔州成都等府事。道光元年辛巳五月升建昌兵備道。當是時雲南永北廳夷滋事。與甯遠僅隔金沙一江。川民騷動。公招募兵勇。親自訓練。昕夕防禦。逮省垣檄鎮將領兵至。永北難民沿江岸來就食。甯遠武弁欲禁之。渡江公獨察其非。賊設法收留。其後難民不願回滇。公區畫善後事宜。需費不貲。獨力措辦。計所全活。蓋不下數萬人。於是四川總督蔣攸銛據實奏聞。宣宗皇帝知公可大用。旋擢授四川按察使。壬午二月。

陞見。

召對七次。

賜克食四次。七月授江甯布政使。迴避原籍。調補四川。

癸未十二月署理四川總督。甲申八月署成都將軍。明年乙酉。

正月實授四川總督。公總督四川於地方

利弊官吏臧否整頓規畫不遺餘力川俗民多販子女鬻他省
公嚴禁之有捕獲者送還其家其女子無家者官爲擇配俗尙
燈戲最淫靡公攝首郡日嘗峻止之至是其風遂息川省書院
共百七十有奇多有幕友兼攝甚至乾沒束脩者公釐正規條
悉除其弊又飭所屬增置義學三千餘所擇士人有文行者爲
師由是窮鄉僻壤皆得嚮學而寒賤得館者計歲多數千人又
敬釋果畜五吏各督其職不務善者致其罪問

諭戶曉得
旨褒美丁亥新都奸民楊守一等倡立邪教編造妄書形蹤詭

純甫古文鈔卷五

祕公派員擒獲正法越雋生番恃其險遠時出沒劫奪商旅掠
漢民售賣僉議欲加兵公但飭鎮道往指授機宜捕馭黠者數
千人治罪出被掠男婦給賞送歸卒以無事先是公厯辦雷波
瞻對果洛克夷務皆約束將弁不得喜事邀功致開邊釁惟申
警斥城鍵固卡隘講求操防之法使無後患是年七月公七十
壽辰其禮文由河漢歸置奏學三千餘人師文合香

上賜數猷篤慶御書
命公子於義恭齋往十二月公立

壽佛等件
查公遺五賦刻

陛見
其禮文由河漢歸置奏學三千餘人師文合香

召見五次
其禮文由河漢歸置奏學三千餘人師文合香

賜克食二次。明年戊子六月，奏獲粵西會匪劉子耀等。殊批云：似此不分畛域，急公緝匪，深屬可嘉。八月，鄉試監臨，棘闈號舍，舊祇六千有餘，公奏增築千二百間，以廣登進。十月，奏秋操省標官兵。已丑三月，復署成都將軍。四月，奉命來京簡用。八月，署工部左侍郎。明年庚寅四月，上因公年力就衰。

命以原品休致。公具摺謝

恩。

純甫古文鈔卷五

八

召見。

上獎諭有居官甚好，全始全終之語。六月二十六日，公疾，又二日薨於京邸。公子遞遺摺奉

上諭，著賞加尙書銜，照尙書例賜卹。禮部尙書湯金釗奉

旨賜奠。戶部工部各頒發祭葬銀如例。公起家寒素，自奉儉約，通顯後不問家人生業事，屏絕餽送苞苴竿牘，不敢到門。生平無他嗜好，惟與翰墨爲緣。少工書，精漢隸，退食之暇，日手一編，有書盈篋，皆少時所手鈔。丹黃讐校，展卷爛然，篤好明儒，薛文清公讀書錄，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二書終身不厭。身體而力行，之故能通塞一致，始終不渝。自筮仕之初，迄於開府外，秉節鉞。

內攝。卿貳。聞譽。翕然。蓋其得力於聖賢之學者深矣。子於義嘉慶甲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掌驗封司印。記名繁缺知府。孫朗。候選鹽知事。曾孫熙芟。浙江候補巡檢。族孫楫曰。公爲予太高祖嫡孫。予未及見公。嘗聞母殷太恭人云。公未第時。曾至予家。隆冬盛寒。猶服單袷之衣。其貧如此。然公家雖貧。而至孝。配張夫人。亦然。理堂公晚得消疾。公奉養。二老人。必日具甘旨。張夫人粧奩亦質。賣不顧也。其後雖貴顯。而公自刻益苦。於人世間聲色貨利。淡然無所好。清操自守。四十年如一日。故身沒之後。民懷其惠。吏服其廉。合辭請。旨祀公於四川名宦。以報公。

純甫古文鈔卷五

九

□□□公行義政事卓越如此。予累欲敘次公事而未果。會公曾孫熙芟。口書來請。予乃據公行述。刪其繁蕪。並舉其所不載者。詳之爲公傳。使吾族人知公行事。子孫可世世則效。而予研究薛文清書。獲見公點定之本。公孫朗又贈予讀書全錄。予於公學問。有私淑之誼。亦紀述一二。以示後之學者云。

友梅兄云。歷歷將尙書公實政實心。宛轉道出。惟尙書公得力於聖賢之學。故能成此治行。惟弟研究性理得公之真傳。故能言之親切。乃爾。

三叔父家傳

戴氏爲宋戴公公子文之後以謚爲氏吾族自始祖萬十四公
騏數始可紀至高高祖諱京鸞公始居於城伯叔曾祖輩始黏
考有登科仕進者至叔祖諱三錫公總督四川子於義爲翰林
而族始大至今又三十年而三叔父諱龍桂岩公之子孫支屬
最盛爲一族之望叔父性剛簡不妄語言精力過人能習勞苦
至老而不倦事先大父孝大父少孤貧後創起家業有子五人
舊居屋僅數間恐後來子孫多不足以居於是買居宅重起造
房屋數十間其時吾父仰蘇府君方在外從師習舉業大父不
欲府君以家事櫻心而三叔父幼而練習於事自購求木植監

純甫古文鈔卷五

十

督工匠事無巨細皆以任之三叔父於大父有使令無不趨承
恐後不以爲苦難所爲能當大父意是以大父於諸子中最愛
三叔父諸子雖愛之然間有不愛時獨三叔父自初至終無或
有不愛時叔父之能得其親如此其可爲服勤之孝也歟叔父
於先祖墳墓無論遠近皆勤於祭掃而待其守墓人以恩禮吾
戴氏有分祠尙草創未成後叔祖尙書公捐廉重修使叔父董
其事乃成其他如口修廟宇施濟等事叔父皆樂爲之然叔父
不以自功力所能爲卽爲之已矣不若他人有所爲而爲之者
也昔叔祖羨門尙書總督四川時招叔父往重其爲人舉家事
皆付託與叔父未幾尙書公薨叔父盡心爲之經理及吾郡有

外夷之變。叔父遂嬰疾。後四子肇辰。以鹽知事官兩淮。七子槃亦舉於鄉。叔父以此疾稍愈。又數年。叔父棄世。至於今。肇辰槃皆官至監司。叔父累膺封贈。錫命褒崇。極其榮顯。而肇辰之子。變元。又舉於北闈。由中書舍人以史館敘勞。晉階三品。有孫會二十餘人。□□□□□□□□□□於是舉族皆羨慕其家。世榮盛。莫與倫比。嗚乎。此不可謂非叔父孝事先大父之報已。楫。披叔父遺事作傳。亦使吾族人之欲昌其後者。知以叔父爲法。而爲人子孫者。不可以不自勉也。姪楫謹述。

段慶安云沈鬱紆迴中有至性不可僅作文字觀

周子如云隱以孝字作骨可以鼓勵一族可以振起斯世有

純甫古文鈔卷五

十一

功世道

劉子恕云此文在歐陽永叔歸震川之間文字雖

五叔父家傳

維某年月日。予同祖弟枚。致書於予。請予爲五叔父家傳。予追維叔父懿行。不敢忘。謹述所聞見而爲傳。曰。叔父諱漳。字半山。叔母姓蔡氏。叔母幼喪親。年十六來歸。人或謂新婦早失怙恃。年幼來爲大家婦。豈易耶。久之。咸稱其賢。叔父與叔母夫婦間。白首無違言。自予既有婦。母躬太恭。人常舉似以教予。謂叔父室家雍睦。爲可法也。予生也晚。不及見大父母。諸伯叔父幼年事多未之知。昔予侍太恭人側。談論家中舊事。及叔父恭人曰。五叔父諸兄長有事督責之。不敢出聲。俟其氣平息。喜笑去。事先大父母亦無甚異於人。惟無所違背。是之爲異爾。然是豈易

純甫古文鈔卷五

及耶。時太恭人年七十九歲矣。喜稱道家。中事予於五叔父之爲人。得其一。二如此。嗚乎。叔父辭世久矣。以予之所見。叔父平生其居家無親疏少長未嘗見其有忿厲之色。聞其有怒詈之言。惟是一切和柔謙遜。其在外。自其平輩交遊及奴隸下人之類。皆以叔父爲可親愛。其於子姪親戚告貸不償者。皆置之而不與較。於邑中有善舉事無鉅細。皆不惜貲財量力輪助。未嘗有不與其事者。昔歐陽公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云。惟爲善者能有後。若叔父者。可以當之矣。記叔父年六十時。尙未抱孫。枚亦尙爲弟子員。讀書應科舉。不知其有吏才也。今次子模。遽舉丈夫子。四人枚亦有子二人。孫二人。枚之居官也。又能推廣叔

父○之○志○及○民○所○至○皆○能○於○其○官○蓋○叔○父○之○所○留○遺○者○甚○遠○而○後○
嗣○之○熾○昌○正○方○興○未○艾○矣○叔○父○以○長○子○樽○誥○封○奉○直○大○夫○三○子○
枚○贈○奉○政○大○夫○孫○兆○英○贈○通○奉○大○夫○叔○母○封○宜○人○晉○封○夫○人○三○
子○樽○布○政○使○司○理○問○加○二○級○模○貤○封○奉○政○大○夫○枚○由○教○職○改○浙○
江○縣○丞○軍○功○保○舉○知○縣○以○同○知○升○用○補○授○浙○江○紹○興○府○新○昌○縣○
知○縣○歷○署○蕭○山○江○山○鄞○縣○錢○塘○桐○鄉○等○縣○知○縣○

謹嚴醇厚亦具有廬陵震川筆意 姪以珣謹識

純甫古文鈔卷五



雪農叔父家傳

叔父諱澤，字雪農，郡廩生。予共高祖南岡公曾孫，家世爲詩。自予伯曾祖蓴浦先生以詩稱里中，而伯父廉石先生亦工書，能爲詩，有聲庠序。間叔父少，則從兄廉石先生學，旣長，學成繼起。與兄齊名。吾邑詩人近推張倚谷、朱月樵，先是□其學，未成叔父與之，以詩學相砥礪。三人相友善也。叔父博學，工文辭，善談論。家於城西，朋好多在城東南。嘗數過城東南主曹氏之黃梅花館，及夏氏十硯齋，兩家子弟聞其至，皆喜爲治飲食，設臥榻留君。君爲言遺聞軼事，娓娓不倦。後生有以詩文質正者，論說當其意，閒居無事，輒招集諸同人登山臨水，飲酒賦詩，上下角逐，爲樂其文采風流，至今猶令人想見之，以爲難得。生平與人相易，雖終日飲，無酒失，終日議論，未嘗窮人以辭。與廉石先生友，愛無間言。庚寅歲，起試金沙回，母張太孺人沒，君亦感寒疾卒。著有緯蕭草堂三餘艷體諸稿，皆散失，僅存詩停雲集一卷。祖諱純，乾隆丁卯舉人，著春萍詩集十二卷，卽蓴浦先生父諱鏞，太學生子啟寶。

純甫古文鈔卷五

族子楫曰：叔父與予家對門居。予少時見廉石伯父常來，與先君子談論，雪農亦然。兩家雖從昆弟至親密也。後數年間，二人相繼死。雪農死纔四十，而異時朱月樵爲予言，讀唐人書多者，我今可及雪農。倚谷今可及我。當日也。月樵爲此語時，叔父死。

十年矣。蓋年雖不永，而學已該博如此。猗谷有叔父墓誌銘，敘述頗詳，予采其文，益以所得者著於篇。

周子如云：寫神處能令人於無字句間想像而得筆具化工。

純甫古文鈔卷五



周子如云：寫神處能令人於無字句間想像而得筆具化工。予采其文，益以所得者著於篇。叔父墓誌銘敘述頗詳，予采其文，益以所得者著於篇。

皇清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先考墓表

皇清同治元年某月日。孤子棠。櫛。楫。謹撰文刻石於我皇考訓導府君之墓曰。當宋元之際。有萬十四公。由婺源。隆阜鎮。遷居丹徒。南鄉之黃甸村。是爲我戴氏遷濶始祖。至君凡十八世。君諱洵。字仰蘇。高祖諱京鸞。始由黃甸村遷丹徒。城外居住。後以孫三錫。贈榮祿大夫。曾祖諱士雄。以子縉。封文林郎。絀贈武德郎。祖諱經。以子錕。封文林郎。曾孫榮。贈通奉大夫。考諱錦。授文林郎。至聖廟掌書。躡孫槃。贈通奉大夫。肇辰。贈資政大夫。高祖妣李氏。贈一品夫人。曾祖妣羅氏。贈宜人。祖妣劉氏。妣居氏。皆贈夫人。君天性渾厚。慷慨。能周人之急。好學問。而一出於

純甫古文鈔卷五

五

真率。不求名譽。大父少孤貧。興起家業。督諸子甚嚴。君循子弟之職。勞而不怨。君兄弟五人。獨君與四叔父業儒。大父恐君學業有妨。一切家事。皆使三叔父分其勞。不以任君。然諸子中大父最愛三叔父。君能承大父之意。與三叔父友愛愈篤。君家亦不富。然君之從父昆弟。親戚交游。負君債。君概不責。其償還嘉慶十九年。大旱饑。農民無食。爭賣田求活。有曹某說君買山多鎮田若干畝。價值錢百萬。其價賤而田多。及歲之豐。三年鬻田者又欲得田。君於是退還其契與鬻田者。而不責其價。而田主給欠錢。據百數十紙與君。終君世亦不收所欠錢。凡富家子弟考試廩生。具保。或多求索。講解久之。乃書結。相沿成俗。君爲廩

生數十年絕不與諸生較有廩生某某認富人吳某身家不清白不得考試某於是贈凡廩生銀五十兩以求直君亦不受送學宮爲修學之費君善書小楷由趙文敏上溯晉賢真書大字行草學顏魯公晚乃更學蘇自其少時所書小楷後學爭取爲楷則學使屢稱譽之家居求書者不絕然君書雖佳惟用以自娛不以此求能書名故聲稱不甚著惟深於書者見之知其爲善書也人或以事煩君爲其事不冀人之償其勞若所當然者與人無覩疏賢愚待之皆不欺亦不疑人之欺我見榻輩或疑人欺輒呵曰爾乃以不肖之心待人人卽如爾輩所疑爲欺耶君生平大畧如此其他不具述也君生於乾隆四十年二月十

純甫古文鈔卷五

六

六日卒於咸豐元年十一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七又七年之三月九日母殷太恭人卒十一月二日以太恭人柩與君合葬乃葬君嗚乎君之卒也權厝於詐輪岡之徐巷王太恭人墓明年粵賊破鎮江詐輪岡爲屯兵口地有兵來擇地爲營以君墓道無出入塗徑乃止而咸豐六年夏賊破九華山營詐輪岡去其地近陷於賊楫私竊自念以楫輩之不孝度不能保全君柩每一念及卽若不可生人世間至明年夏賊去遠楫亟往視至則問其守墓者已死其徐巷村房屋皆被焚燬未知君柩何如楫於是欲哭不能聲已又行半里許至墓所口見草長數尺深君柩依舊土封無恙於是又大喜不覺一時悲喜交集嗚乎此皆

君厚德所致。非人意計。所及楫故。披君遺事。示子孫。欲後人如君之仁厚。勿如楫輩之薄德。忝所生。以承君志。而寫楫之哀焉。君道光辛卯年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例授修職佐郎。以姪肇辰。馳封朝議大夫。娶王太孺人。無子女。繼娶殷太孺人。皆馳封恭人。殷太恭人之生。以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卒。以咸豐八年三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二。與府君合葬。王太恭人之塋。子男八人。長樛。殤。次棠。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次樛。次楫。縣學生。咸豐辛亥。制科。孝廉方正。恩賜六品頂戴。次杲。次六官。殤。次櫛。次棧。杲。櫛。棧。皆先歿。女五人。皆適名族。孫男四人。熙元。邑廩生。熙和。國學生。調元。鼎元。縣學生。男棠。樛。楫。謹表。

純甫古文鈔卷五

七

周子如云。字字從血性中出。文之真者。造化無功。

段慶安云。藹然仁孝之思。溢於言表。不獨筆墨之腕。摯也。

亡兄墓誌

兄諱樞。生十一歲。殤。其時。楫纜三歲。尙未知兄之爲親。後又四十五年。而思莫知其所以然之故也。楫兄弟共八人。姊妹五人。兄上有二姊。母始初生女。兄二大父不喜。府君謁茅山禱於神。而有子。卽兄是也。兄少小時。醇謹異常兒。予家有店業在城南。府君治其事。兄時隨府君受學。府君常有事。至夜深。兄必候伺。府君俟。府君安寢。然後寢。次兄棠。在外從館師學。兄歸。輒謂母曰。予攜二官。次兄乳名來家去矣。兄之孝友。其天性然也。兄旣未成人。而死其賢。未章著於世。然其死甚異。予以是尤痛惜之。母嘗爲予言。兄七歲。母攜之至灣溝村外祖家有道士。來謂兄曰。是

純甫古文鈔卷五

六

兒辛酉年生者。母曰。然道士曰。兒壽不過十一歲。是其神祠童子也。言訖徑去。母以其言異。急令人尋道士所在。其村人顧皆言。未見。後兄果十一歲死。將死之前夕。母夢至神祠中。彷彿見有兄在。以告府君。府君方始告母曰。曩者予謁茅山禱於所經過神祠。求子也。以是之故。母疑道士爲神。至今猶常常爲予言之。嗚乎。兄死如是之異。蓋其生有自來者耶。以兄之可以爲賢者而死。非予家之不幸耶。府君初娶王太恭人。無出。繼娶吾母殷太恭人。生予兄弟八人。兄居長。兄若永年。可以率予輩而皆入於善。惜乎其命之短也。兄生以嘉慶辛酉七月七日。死以辛未八月二十四日。墓在城西許輪岡王太恭人右。某月某日弟

楫謹述

予少時卽聞殷太恭人言亡兄事後旅寓白塔河讀史記留
侯世家仿其文爲此誌行文高簡亦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
潔者耶 自記

純甫古文鈔卷五

九



謝善雅 自記

予少時聞殷太恭人言亡兄事後旅寓白塔河讀史記留
侯世家仿其文爲此誌行文高簡亦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
潔者耶 自記

節孝梁孺人銘

孺人呂氏桂林人幼許嫁同邑梁秀才會瀛父某江蘇松江府
通判孺人暨諸弟在家奉母母病禱於神請以身代及卒哭之
慟孺人時甫十二齡也又三年秀才將婚矣病不果卒家人送
孺人之父任以間語孺人曰未婚不爲婦可再適也孺人艷然
曰父母命我適梁氏背之可乎再適必梁氏子再生而可言訖
繼以泣舅姑聞之以爲義也以孫某爲之嗣孺人歸里乃哭祭
會瀛之墓舅沒至其家行子婦禮焉孺人嗣子不久亦殤其姪
某卒命子翰嗣孺人爲孫以慰孺人孺人以道光元年奉
旨旌表十二年某月某日卒壽六十有九銘曰

純甫古文鈔卷五

二十

生未覲面兮死來歸慰夫君之忽逝兮日余心之莫違獨居獨
處兮誰與笑語以慰夫君兮實獲我所巍巍高山兮洋洋長河
嗟爾心之獨苦兮爾節之那爾節信美兮爾父謂爾曰予之孝
子惟貞惟孝兮爲德之常

帝用汝嘉兮爰錫汝以寵章寵章旣錫受之罔愧傳之子孫兮
欽於世世

周子如云寫得詞嚴義正令人肅然

書柳孝女事 丹徒人適同縣張掄奎

孝女柳氏。予婦之仲姊也。婦翁諱渤。翁六十一歲時病。劇其家。為翁預備身後事。孝女乃避人割臂肉和湯藥。進翁飲。訖喉間響。家人驚恐。謂翁將不諱。已而忽蘇。翁愈。又十二年卒。翁卒之日。日與其飲藥。愈之日。日同也。

戴楫曰。哀哉。孝女欲愈親之疾。而割臂也。然翁由此疾愈。孝女獲其願。嗚呼。人之論孝女者。其有不慊然而而誰耶。

友梅兄云。敘如聞其聲。如見其形。贊寥寥數語。而神味無盡。此種文亦得太史公神解。

純甫古文鈔卷五

三

... 其... 人... 之... 論... 孝... 女... 者... 其... 有... 不... 慊... 然... 者... 而... 誰... 耶... 友... 梅... 兄... 云... 敘... 如... 聞... 其... 聲... 如... 見... 其... 形... 贊... 寥... 寥... 數... 語... 而... 神... 味... 無... 盡... 此... 種... 文... 亦... 得... 太... 史... 公... 神... 解... 純... 甫... 古... 文... 鈔... 卷... 五... 三

書戴孝女事

昔子在堂翁槐卿處見堂外甥道傳學顏色甚慘感詢之則傳學婿槐卿之女新死也子意此喪偶之常亦不甚異後槐卿子廣元來鎮至子家言其姊之賢甚悉云咸豐七年姊因母病歸甯八年奉母避難常州時母疾大作將不起姊祈禱甚至割臂肉和湯藥進母飲之而愈其孝如此其在夫家之能得婦道死而傳學哀傷之宜也子因此知割股雖亦一節之孝然爲女者爲此卽平日之孝於其親可知爲子婦者爲此卽平日之孝於父母舅姑可知推之其處他倫理之逾乎人亦可知若是則韓子鄩人對之言不誠爲過論乎孝女於咸豐九年八月病死死

時年二十四

書趙烈婦事

烈婦王氏丹徒人年十五歸趙氏婦姑里媚也道士潘某私焉烈婦恥姑所爲避之母家貧不能久留乃歸久之某並欲汚烈婦使姑導之誘之以金烈婦不爲動姑忿恨甚乃挫折百端絕其食終不從錐刺烈婦而烙以毀衣之鐵烈婦無完膚當是時烈婦母家無能爲烈婦地者夫又爲母故終不能保全烈婦烈婦懼乃服毒而死按察使司裕公謙廉得其實置道士與姑於法爲烈婦請

旨旌表建趙烈婦坊於邑南門外烈婦死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也

純甫古文鈔卷五

五

戴椹曰異哉烈婦彼曷嘗知詩書聞禮義之教乎然所成就乃如此卓卓豈非貞節出其天性者哉其不爲利動威脇而守正而死與忠臣烈士仗節死義者何異然古忠臣烈士所遭利誘威迫多敵國異姓之君而烈婦則誘脇而導之不義者出自其姑所處爲尤難焉抑世之欲爲君子者未必如烈婦之難以自達也然多不克終者何耶

徐聘卿云桂丹盟先生曾爲珍言此事獄久未定先生赴武進任過丹徒廉得其實密稟林少穆中丞遂定讞事見先生

養浩然齋詩集

莊希祖云質實

純甫古文鈔卷六

丹徒戴 楫汝舟課

記或說咸豐壬子漢陽武昌事

由湖南長沙府至岳州約計五百餘里由岳州至湖北漢口鎮約計四百餘里賊攻破岳州遂至湖北之漢陽十一月十二日漢陽城失漢陽縣去漢口鎮三里中隔小河賊用木簾造浮橋渡河至漢口鎮漢陽至武昌中隔大江七里三分賊又用木簾造浮橋二鮎魚套一米廠一渡江至武昌蓋鮎魚套浮橋達武昌城保安新南望山三門賊破武昌由新南門入此沔陽人阮某告予者也某又言賊人所用木簾先期五月間卽放至漢口河內並修造已成又且有人監守人無有過而問焉者

純甫古文鈔卷六

張墨仙云一結如秋山不盡

太平洲在大江中濱界丹徒丹陽泰興武進江都甘泉六縣之
地上自圖山關下接小河口橫亘中流袤延九十餘里使江南
江北不得颺帆而逕渡誠大江之扼要也咸豐十年丹陽常州
蘇州等處相繼失陷賊踞江南窺伺江北附近居民多逃避洲
中大憲檄丹陽令吳某團練六邑按戶出丁編甲爲伍巡江堵
禦所以保全洲境護衛難民與賊相持俾不敢渡江而北者實
洲民之力暨同治三年江南肅清他處之民亦俱回籍於是昔
日借洲民以禦賊者今又恐洲民恃強悍而生事且其民俗素
好爭訟著於遠邇上憲有憂之命地方官集議丹陽令張某請

純甫古文鈔卷六

二

添設官長而徒邑令田某則力請止之上憲意俱未愜命予查
核予詣洲察訪情形籌畫再三以爲洲民之頑梗由於失教聽
之既不可設官又不能則惟有設書院義學等以教之予議定
章程稟請舉行卽諭司事諸人設法捐資創立書院義塾丙寅
秋延請前無錫教諭錢君青選長其教事借龍王廟適中處爲
肄業之所每月道府官課各一次師課一次第其高下給以膏
火始初應試者僅七八十人繼則遠近咸集多至二百餘人甚
爲鼓舞興起古者書院之設皆以輔學校之所不及文藝之事
猶未務也況茲洲將以書院代官長而化民之不率尤不可以
忘創始之本意而見今官講

聖論上憲又輔之以。

小學夫。

聖論爲皇極之數言小學乃脩身之大法予藉書院課試聯屬洲人士所望於洲人士者意固在此而不在彼則爾書院諸生從今伊始必於。

聖論十六條及小學二百八十五章講習服行父兄以是爲教子弟以是爲學歲月漸摩以馴至於禮讓興行獄訟衰息而不得規規於時藝之工乃可以慰予望而無煩於上憲之隱憂予不得已爲諸生縱言及此爾諸生亦庶幾恍然有悟知所以自勉不以予言爲迂濶而遠於事情也歟。

友梅兄云從禮讓興行獄訟衰息立論救世苦心躍然紙上

純甫古文鈔卷六

丁卯橋記

郡城南門外三里有丁卯橋予自鄉間來城常道經此橋輒徘徊橋上眺望其地之景久之乃去因問唐詩人許用晦子孫猶有在者耶蓋無人知矣昔晉元帝子衷運糧出京口因水涸請立球用丁卯日後人建橋遂名今不知建橋者之為何人蓋自許用晦築別墅於橋側以丁卯名口集而世乃知有丁卯橋斯橋因用晦得名也予獨念其僻小無名山大川之勝與吾郡山水相似以用晦曾居是橋側遂著名宇內人稱之為許丁卯如用晦者詎不足重耶抑用晦猶如此况士之自樹立志不僅為用晦而已者耶辛酉九月記

純甫古文鈔卷六

康伯山云淡遠

周子如云全篇俱是烟雲正意至末一露文筆猶龍

本賦賦以民御曾益是謝爾必善百字內入稱之為丁卯賦

謝因以細語各出半聯念其精小益各山大川之勝與吾郡山

清眼耶其眼望成謝爾以丁卯名口集而世以賦自丁卯謝

立想用丁卯日矣入數謝各今不賦謝昔之謝爾人蓋目

音空音源蓋無人賦矣音晉武帝于東野對山京口阻水斷諸

險謝上細望其賦之景人之式去因問曾有人特用細字滿

謝謝南門外三里有丁卯橋予自鄉間來城常道經此橋輒

丁卯橋記

補作梁園大招圖記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某日。甘泉汪孟慈先生。卒於河南懷慶府任所。楫聞訃。與同人哭奠其家。既讀先生行狀。載先生主講吾郡寶晉書院事。言所賞識者五人。楫名與焉。嗚乎。楫雖不文。其可不紀述。先生生平。以誌景仰。况重以先生之命者耶。於是先爲梁園大招圖記。貽其嗣君保和。裨題於卷末。梁園大招圖。蓋總戎湯君雨生之所作也。昔先生之尊人容甫先生。於乾隆五十九年。應鹽政某公聘。往杭州校勘文瀾閣四庫書。其年某月日。終於梁氏之葛嶺園。時先生方九歲。後每過梁園。必哭祭容甫先生。同輩諸君。囑湯君繪斯圖。爲先生慰。先生來主講時。曾出圖屬楫題。乃楫文未就。先生已去吾郡矣。迄今十有三年。先生亦下世。楫迴憶先生言。復爲文補記之。曰。世所傳通人名德子孫。每多不克振。亦盛衰往復。其事勢宜然歟。若容甫先生之著述。文章。而有先生之吏治。以爲之後。觀先生歷官中外。於凡部務之沿革。利病。河防之形勢。機宜及地方學校。荒賑諸事。皆整頓經畫。不遺餘力。有以自見其用世之學。而盡其職分。所當然。蓋一爲通儒。而一爲循吏。容甫先生之學行之垂將來。而傳無窮者。惟先生爲能繼之矣。下武之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宛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世之爲名父之子者。誠能思慕其親。久而不忘其思。所爲無忝所生。

者何如哉。則夫先生之服官行己。可以無愧乎先人者。謂其一
本於梁園大。招之哀思可也。先生知懷慶二年其卒也。貧無以
歛。郡之寮屬紳耆各致賻贈。又合辭請崇祀名宦祠。喪歸之日
士民祭送數十里不絕。云丹徒戴楫謹記。

范雨村云。余年十有五卽獲交孟慈。見其輒誦述學一編。不
置。出守覃懷。士民尸祝之。至今勿衰。後有志廣陵者。當以此
記爲傳稿。

柳翼南云。精心結撰。力厚思深。

心知意齋記

吾友趙君舉。取太史公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語名其讀書處。曰心知意齋。而屬予爲之記。君舉年少氣盛。於學無所不窺。予平日與相約爲古人之學。每論古今著述文章。得失利病。至真到處。與君舉甚相契。今以記屬予。亦以予之言有可取者乎。且夫陸王之學術。其天資非不高也。然一則以有子爲支離。一則以朱子爲洪水。猛獸而儒者訾之。王李鍾譚之文詞。其學問非不博。功力非不專也。然一則成爲賡古。一則流於纖仄。而文人薄之。此無他。不知其意焉爾。且夫孟子學孔子。程子學於周子者。也。乃孔子罕言性。孟子則詳言之。周子著書言太極。程子則終

純甫古文鈔卷六

七

身。不。一。言。之。而。孟。子。程。子。皆。爲。儒。者。之。宗。韓。子。學。司。馬。遷。歐。陽。子。學。韓。子。者。也。乃。韓。子。之。文。不。似。司。馬。遷。歐。陽。子。之。文。不。似。韓。而。韓。歐。二。子。亦。皆。爲。文。章。之。宗。此。無。他。知。其。意。焉。爾。故。學。道。與。學。文。能。知。其。意。則。道。不。難。精。而。文。不。難。工。也。君。舉。闢。心。知。意。齋。讀。書。其。中。好。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心。於。古。人。之。言。若。友。朋。相。習。而。識。其。容。貌。性。情。然。由。是。日。取。古。人。所。爲。而。加。之。論。定。其。爲。道。之。至。與。文。之。至。者。耶。其。猶。有。所。未。至。耶。蓋。猶。之。分。黑。白。而。辨。妍。媿。也。則。君。舉。之。學。亦。焉。有。不。得。古。人。之。至。者。耶。予。故。樂。爲。君。舉。記。之。君。舉。是。後。學。每。有。得。如。太。史。公。所。謂。知。意。者。相。見。時。以。告。予。也。

喬鶴儕先生云有此識乃可爲通儒

徐聘卿云論古有識其文亦參差入妙
文中幅格調自孟子化出 姪惠元謹識

純甫古文鈔卷六

陳氏園居圖記

予適以事至如皋。予友陳笙華學博以其家傳園居圖見示。且乞予記。圖所作園甚巨麗。其居是園。有贈中憲大夫諱嘉金者。君之曾大父也。知泗州事。諱洪緒者。君大父也。觀察四川之建昌。諱書勳者。君考也。文學。諱書田。侍御。諱書會。別駕。諱書疇者。君叔父也。中憲公父子祖孫咸在。君自記爲中憲課孫誦習之作是也。圖作於嘉慶初。至今六十年矣。自粵匪之亂。吾邑世家館室之盛。俱爲灰燼。君家是園當亦毀。幸而其圖存。爾而君爲學官於此。無寇賊之虞。而有絃誦之樂。亦仕亦隱。如未嘗經亂者。蓋先世厚德之所貽。敬觀斯圖。述先德而詔後之人。不係乎楫記。

純甫古文鈔卷六

九

文甚簡潔而意味悠長似惜抱軒集中用意之作 受業姪輝

謹識

予同徵友沈君兩香世居如皋口林梓鎮予由福山返鎮江時
過林梓因訪君留數晨夕君有別業名醒園園中地甚濶遠名
花茂樹重疊環繞間以修竹上捎雲日四時之景靡不佳勝君
棲息其中無異考槃也夫有園林之勝可以偃仰一室嘯歌自
得此人人所願然不足爲異獨是園取於醒之一言曰醒園予
未識其義以問君君曰子不見人之醉於酒乎當其醉不自
知其爲醉也不自知其爲醉而語言容止胥改易其常度逮其
後而始悔其失亦已晚矣夫豈獨酒而已人世間一切嗜慾攻
取之事能令人醉心者何止若酒之易於惑亂而人皆不知之

純甫古文鈔卷六

十

終其身沈溺而不返跡其一生所爲無非如醉如夢此昔人所
目爲醉生者予心憫焉是以有取於醒而以名吾園君之言如
此予聞而心知其善也因憶昔賢論古今人物或以陶彭澤爲
勝於屈左徒然陶公當晉宋之時託於酒以自全其高誠可謂
醉而醒矣若屈子則放逐之後繫懷國是故以眾人皆醉而我
獨醒爲言此二公所以不同非有優絀也然皆非君之意君所
謂醒卽明於理道而悟後之境則君之居是園必有恣然會心
不以告人而人不及知者適君乞予記予爲之記所以名園之
義覽予文者亦庶乎其有省焉

四子如云中幅喚醒夢不少文亦疎宕

咸豐三年正月。予以粵匪之亂。避居東鄉之湯村。其地去大港五里。自大港至此。有山阻隔。山中間有澗。土人呼爲唐家澗。澗長近一里。不見首尾。由大港至唐家澗。取路前進。爲山裏山裏。至湯村。其中又有山澗阻隔。皆自下升高。然後達。故鄉人之避亂者。率來居之。然大港沿江亦幸。而有艇師在江中。賊人畏懼。不敢竄至長江下流。大港未動。故山裏諸村落得晏然。無事。否則亦不能也。予寓居在村西。內室僅屋一間。予家眷屬居焉。中堂屋一間。予與予子各設一書案。不廢誦讀。昔人所謂容膝易安者。歟。予居是村。自去歲至今。幾及兩載。所熟識有葛村解君鐵如。能爲古今體詩。又有城灣宗人炳南。喜論制藝。然鐵如至予家。僅二三次。炳南僅一至。不數數往來也。每當閒居。無事。寂寥寡歡。獨惟有登稻塲。寬廣處散步。歌吟俯仰。天地之大。以自廣。此吾所爲久居於是。未嘗不自傷其抑鬱。而誰語也。予自二十五歲外。卽課徒自給。然至今二十年。僅三年在外。餘皆家居。予家讀書處爲燕山書屋。蓋先大父蜀江公所。作予二十年來。大率居此也。嗟乎。予疇昔豈知今者之寓斯村耶。澗外民居。已盡燬於火。所謂燕山書屋者。當亦化爲灰燼。予方欲移居。又焉知予後日之居何地耶。是皆不可知。所可知者。必避其危。與亂。擇不危亂之地而居之而已。抑自今以往。予後此之所遭。或

貧或富或貴或賤或憂或樂亦寓也亦非予今日所知也予所知者必行事合義是爲吾身之安與治否則亦爲危亂之大焉者而已夫人生百年之間無適而非寓而人顧不知其爲寓趨利不顧終其身抵死不肯休息以所不可知而忘其所可知是豈非大惑耶夫盡其所可知於己而聽其所不可知於天者予之志也故於寓居湯村時記之蓋亦欲其永矢勿忘焉爾咸豐四年八月二十日記

銘東屏云瀟灑出塵

段慶安云情致蒼涼而一安於義命是爲儒者善處患難之文

純甫古文鈔卷六

三

范雨村云癸丑春予避地湖東茅屋數椽行吟澤畔今讀君文不禁爲之三嘆茫茫六合誰爲寄巢耶

宕逸醅厚直與廬陵震川相伯仲 受業姪變元謹識

進修齋銘

張君小秋予族叔父仙洲壻也。予數見之。仙洲家悉其平日好文績學。篤於故舊。因與來往。記予曩日曾訪小秋。適他出。見其尊甫秋實先生。其人謙厚長者。宜乎有小秋爲子也。秋實於家廟旁闢進修齋。藏書若干卷。俾族人聚處而學。儀以程蘅衫爲書其榻。一日小秋請予銘。予念秋實名齋之意。所期望於族人者甚大。不可無辭以彰之。因推本其意而爲銘曰。

人於三才。與天地同。云胡其然。進修之功。五常爲德。六經爲業。好學何愚。知恥何怯。升高有階。行遠有途。聖人可學。明明示吾。進德修業。在人立志。匪仁匪義。所學何事。去怠惟敬。去僞惟誠。

純甫古文鈔卷六

三

誠敬既立。德業斯成。張君名齋深意如此。族姓來學。無昧其指。范雨村云。醕乎其醕。友梅兄云。雋雅。

跋

戴君文由八家上溯史漢而得力於歐蘇爲深又潛心宋五子以下諸書於薛文清讀書錄致力最專且久故其文昌明俊偉爾雅深醇說理處尤非他人所能及憶君與予訂交在道光戊戌己亥間至咸豐改元君舉

制科是後時事紛紜不相見者幾及十年適予避兵昭陽君亦來出所作古文見示予以俗累拋棄筆硯已二十餘年今暮齒遷移心神耗竭深羨君學間日進文章益佳美幾不能贊一辭抑君謙言其文學北宋恐失之於平易予謂古文惟平正通達而醞釀深邃探之不盡味之彌旨爲不可及此弇州所以心折於震川若偽古如前後七子詭僻如鍾譚皆不足以與於文章之事君所作得古文正軌其必傳於後無疑故附一二評語而爲之跋如此金壇愚弟段載錫謹識

純甫古文鈔跋

一

來出補前古文見示予以俗累拋棄筆硯已二十餘年今暮齒遷移心神耗竭深羨君學間日進文章益佳美幾不能贊一辭抑君謙言其文學北宋恐失之於平易予謂古文惟平正通達而醞釀深邃探之不盡味之彌旨爲不可及此弇州所以心折於震川若偽古如前後七子詭僻如鍾譚皆不足以與於文章之事君所作得古文正軌其必傳於後無疑故附一二評語而爲之跋如此金壇愚弟段載錫謹識

廣東省城西湖街
富文齋承刻刷印

